

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 编

汉日语言对比 研究论丛

第10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 编

汉日语言对比 研究论丛

第10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上架建议 汉日对比·论文集

ISBN 978-7-5178-3271-3



9 787517 832713 >

定价：69.00元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

2019·第10辑

顾 问:(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柴谷方良、村木新次郎、官岛达夫、工藤真由美、刘丹青、木村英树、
杉村博文、沈家煊、韦斯利·马克·雅各布森、影山太郎、袁毓林、修刚

主 编:聂中华

副主编:苏 鹰 徐 莲

本辑审稿专家:

陈访泽	翟东娜	徐一平	徐 曙	卢 涛
张建华	王亚新	修德健	揭 侠	王学群
朴贞姬	潘 钧	欧文东	彭广陆	揭 侠
施建军	杨凯荣	赵华敏	朱春跃	吴大纲
王 忻	于 康	毋育新	张麟声	张厚泉
盛文忠	张 威	俞晓明	譙 燕	戴宝玉
朱京伟	陈 岩	林 璋	许宗华	

目 录

CONTENTS

特约论文

- 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张伯江 3
実質視点と話題視点
—“上+客体”—高橋弥守彦 22
从汉日语言关系的特殊性看汉日对比较的复杂多元性
——对比还是比较潘 钧 37
発話によってキャラクターを表現する
—役割語・キャラクター言語の中日対照研究と翻訳—金水敏 49

词汇研究

- 表空间义的日语「地下」与中文“地下”的对比宗 聪 59
汉语“自己”和日语「自分」的语义指向对比分析翟 勇 69
日语促音单词的感知难易度差异分析
——以音素种类为中心张琰龙 83
汉日数分类词范畴化功能的对比研究李月明 98
日语一字汉语动词的语义功能与分布刘赫洋 113
日语“五感词汇+心理名词”的通感表达模式中五感词汇的使用情况王超文 127
多義性日本漢語の通時的な語義の変化についての考察
—「適當」を例に—池田純 143

基于日语离脱动词考察中文离脱动词“V掉”

——从位置变化、状态变化的角度李 响 158

语法研究

构式的对应和不对应机制

——以汉语领主属宾句与日语领属被动句为例陈访泽 陈姗姗 173

与“曾经~过/了”相对应的日语表达张岩红 185

情感表现中日语和汉语的人称限制现象刘芳卉 197

汉日到达路径型虚构位移表达中的位移和方式石金花 214

日语感情拟声拟态词的语法特征辨析

——以与时体的共现关系为中心孙 逸 226

机能动词词组的句法、语义特征

——以生理·心理现象类「NがV」和「N-Vがする」的比较为中心傅梦菊 238

表逆接的「モ/テモ」与汉语中的“也”的对比研究

——由“同类提示”向“逆接”的扩张孙宇雷 252

认知语用研究

基于幽默语义脚本理论的日语口语幽默研究王梦蕾 267

日语对话中自贬表达的语用功能

——以面子平衡为视点隋晓静 279

关于被拒绝方意识差异的中日对比研究高 扬 289

翻译研究

有关和歌的翻译

——某论文中几首和歌的汉译问题续三义 307

编后记322

特约论文

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

Non-argument Syntactic Components in Modern Chinese

张伯江

摘要:一般语言理论相信论元结构是各种语言句法语义的基本支撑,该文试图说明汉语语法从根本上讲并不依赖这种支撑。文章首先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考察汉语的非论元角色现象,发现不论是作为自由的还是受约束的角色,在句法主语和句法宾语位置上都会自然出现论元身份不明的现象。此外,该文还讨论了汉语三类定语的非论元关系问题,以及某些句法糅合过程中并不遵从论元关系制约的现象。基于此,可以认为汉语基本句法是并置方式的说明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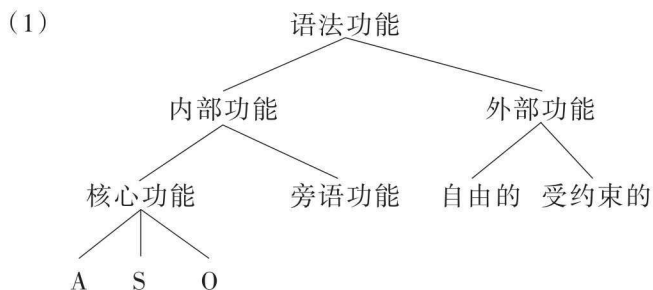
关键词:非论元性;说明性;参照体—目标;并置关系

Abstract: Argument structur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to support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elationship in various languages. For Chinese grammar, however,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non-argument roles appearing in the posit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shows that unidentified roles, no matter free or bound, occur naturally in syntactic positions such as subject and object. This kind of non-argument relationship is further reveal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ttributives and the ubiquitous phenomenon of syntactic blending in Chinese. Based on all these “uncontrollable” facts, it can be argued that Chinese in essence may not rely so much on argument structure like some western languages.

Keywords: non-argument; declarative; reference-point; juxtaposition

1 论元性与非论元性

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是当今国际上各个语法学派普遍使用的观念,即用句子里动词及其所联系的语义角色来观察句子的基本结构。论元结构因为生成语法“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题元理论”模块而广为人知,正如石定栩(2002:191-192)所说:“题元角色虽然是个新概念,但实质内容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语法甚至古希腊时期的语法研究。尽管各个流派会用不同的术语,不同时期研究所涵盖的范围也会有大有小,但设立题元角色这类概念的基本出发点都差不多,都是为了摆脱句子表面结构以及形态标记的束缚,更准确地描述句子中各个成分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或者说这些成分在所表示事件中的实际关系。”事实上,自从 Fillmore 发表格语法以来,各主要学派都接受了论元结构的基本观念。非形式派的学说看到的事实更复杂些,如语言类型学家 Avery Andrews 在介绍语法功能主要学说的文章中,综合了迄今所见的论元关系分类法,把语法功能首先分为内部的(internal)和外部的(external)。内部功能包括核心(core)和旁语(oblique),而外部功能包括自由的(free)和受约束的(bound)两种。如下图所示(Andrews, 2007)。



所谓“内部功能”是一定有论元性语义关系的,如施事、受事、与事、工具、处所等,很多语言加了格标记或者用介词介引,或者体现一致关系,就可以参与句法结构。属于“外部功能”的角色,主流语法理论鲜有论及,多是关注到旁语为止。从语言调查来看,外部功能也是多种多样,在各种语言里实现语法功能的能力各不相同,多数是“位于基本小句结构之外”(Andrews, 2007)的。其中,“自由的外部功能”是指不需要在句中承担任何语义的角色,而“受约束的外部功能”是要求在句中承担某一角色并且是句法上不能缺少的。在英语中,句子无法给例句(2)中的句首 NP 指派语义角色,具体见下面的对比。

(2)a. As for American self-confidence, Columbia gave people a lift.

b. *American self-confidence, Columbia gave people a lift.

c. *It was American self-confidence that Columbia gave people a lift.

例句(2)b和例句(2)c都是错误的,这说明英语里只有类似as for这样的结构是自由的,而后两个句子所示的it分裂结构、话题化结构等都是受约束的,在英语里受约束的句法位置上不能出现非论元性语义角色。

Andrews(2007)提到了汉语、拉祜语和日语外部角色的语法地位问题。在汉语研究中,赵元任是最早意识到汉语可以比较自由地容纳非论元性的句法成分的。句法理论中很多概念来源于逻辑学,早期的“主语—谓语”二分的观念来源于逻辑判断结构的“主词—谓词”,而论元结构很明显也是借自谓词演算(predicate calculus)中“谓词—主目”的关系。赵元任一方面使用“主语—谓语”来描述基本语法关系,另一方面也使用“谓词—主目”来观察语义角色,赵元任(1992)就明确地把句子里具有论元关系的角色称为“变目(argument)”,也最早指出了汉语里有些句子成分(如主语)可以不是这种关系(赵元任,1992;Chao,1948,1968)。

赵元任主张用语用概念“话题”和“说明”来确认汉语的主语和谓语。近年来讨论汉语句法的论著中,很少有完全接受这一看法的,多数论著倾向于用句法上的句首位置、语义上的施事角色和语用上的话题身份来综合认识汉语的主语。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配价语法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默认汉语的句法角色一概可以用论元关系来说明(如袁毓林,2002;孙天琦、李亚非,2010等)。

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赵元任等提出的非论元话题现象做过各种解释性的努力,如袁毓林(1996)、石定栩(2000)等。但我们看到,汉语非论元性角色进入基本句法位置的现象远比想象的要丰富多样,这些事实给语法解释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将从汉语的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句法位置出发,讨论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讨论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国内关于汉语主语和宾语的定义。国内用句法结构来规定汉语的主语和宾语,即以朱德熙(1982)关于“主谓结构”和“述宾结构”的说明为基础,主要以“可否插入‘是不是’”来测试主谓结构,以“可否插入‘的是’”来测试述宾结构(张伯江,2014)。

2 主语位置的非论元现象

2.1 自由的非论元性主语

如果比附普通语言学里区分自由的和受约束的非论元性主语的做法的话,可以说汉语里传统上被处理为“外位成分”的那些主语是自由的非论元性主语,直接参与句法结构

的是受约束的非论元性主语。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 Chao(1948,1968)最早提出汉语主语的非论元现象时就可以观察到了。“那回大火,幸亏消防队到的早”就是体现自由的外部功能的非论元性主语,而“他是个日本女人/她是一个美国丈夫”等例子可以认为是受约束的外部功能,因为“是”字作谓语要求前面有个句法上的主语。

Chao(1948)是汉语语言学文献中最早用“主谓谓语句”来命名汉语话题句的著作,讨论的是“这个人心好”“我道路生”这样的现象。其实,此前王力(1943)、吕叔湘(1942)都讨论过“狗儿名利心重”“家里的事情,你不用管”这样的例子,王力称之为“句子形式用如描写词”,吕叔湘则强调句首成分“含有‘至于’‘要讲’等语气”,Chao(1968)写道:“第一个谈到主—谓式谓语的是陈承泽(1921),他说‘得以句为说明语’。”承认作谓语的是个主谓结构(或者“句子形式”),就是承认了句首“主语”对于后面“谓语”部分来说是个独立的成分,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论元成分:“主—谓式谓语的主语,有时候叫作‘绝对主语’(absolute),因为它跟整个谓语分句是分开的,而且跟(小)谓语没有什么特别关系。”Chao(1968)同时指出,这种现象汉语比英语里出现的频率高。有的西方语言学者甚至据此说汉语是“超语法的”(supra grammatical, Chao, 1968: §2.10.7)。这些论述,清楚地阐明了“主谓谓语句”里大主语的“自由的”性质。

自由的非论元性主语不限于主谓谓语句。Chao(1968)讨论的“这件事早发表了”“这瓜吃着很甜”,或许可以看作另有句法主语(“这件事新闻社早发表了”“这瓜我吃着很甜”),从而可以说“这件事”“这瓜”是外部的自由角色。不过,这种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下文将展示只有一个句法主语的句子也常常是非论元成分,未必都能解释为另有主语。

2.2 受约束的非论元性主语

我们把“受约束”理解为谓语对主语的约束,即看谓语是不是强制性地要求前面有一个句法主语。具体地说,就是单看谓语部分是否预测一个句法上的主语,而实际出现的那个句法主语也不是施事、受事等常规语义角色。凭这一条,就可以找出“受约束的”非论元主语的实例。

2.2.1 “把”字句的主语

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把”字句是一种高及物性句式,句子的主语一般是有意志的施事,至少也是表示使因的致事(causer),也就是说,“把”字句的主语总是一个广义的施事性的角色。但是实际语言中,也常有非论元角色占据“把”字句主语的情况,看下面这个例子:

(3)试想一下,如果这张地图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还加上中国的省界,甚至长

江黄河,那它的主题会不会反而被冲淡了?(叶山《地图的细节是如何被简化的?》)

这个例子只看谓语“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一个以“画”为主要动词的“把”字句,可以推断的主语必然是一个执画笔的人。而实例中这个作主语的“地图”既不是拟人用法也不是转指某个画图的人,我们难以确认它为其他的论元角色,具体见例句(3)a和例句(3)b。

(3)a*由这张地图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不是施事]

(3)b*用这张地图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不是工具]

下面是几个相近的例子:

(4)他的生活从没把对方计划在内。

(5)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汪曾祺《昆明的雨》)

(6)汉朝不知道为什么把“祀灶”搞得那样乌烟瘴气。(汪曾祺《水母》)

“他的生活”不是“把……计划在内”这一行为的有意识发出者,“云南”不是缅桂花的命名者,“汉朝”也不是搞得乌烟瘴气的责任者。下面这几个例子或许都可以解释成处所或时间:

(3')在这张地图上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

(4')在他的生活里从没把对方计划在内

(5')在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

(6')在汉朝不知道为什么把“祀灶”搞得那样乌烟瘴气

如果解释成处所/时间,则处所短语后面的“把”字句仍然是个主体没着落的谓语,而且从语感上说,加了“在……上/里”跟不加并不是相同的句子,不加的时候,主语是真正的句法主语。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这种情况,占据主语位置的是个指人的专有名词,却难以确认其论元身份。

(7)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 (汪曾祺《云致秋行状》)

根据例句(7)的谓语“把照片放得这样大”可以推测出的应该是一个施事成分,但句首的“致秋”不是施事(原小说中的语言环境是:“我们知道,致秋的追悼会的规格是不会高的,……上面供着致秋的遗像。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小冯入神地看着致秋的像,轻轻地说……”),或者其他什么论元角色。具体见例句(7)a和例句(7)b。

(7)a*由致秋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不是施事]

(7)b*是致秋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不是致事]

可以确认,以上各例“把”字前的名词是真正的句法主语,即受约束的外部功能。如果认为它们是自由的外部功能,则应该可以在其后补出来一个施事主语,试看:

(3)? 这张地图他们把陆地轮廓画得特别详细

(4)? 他的生活他从没把对方计划在内

(5)? 云南人们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

(6)? 汉朝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把“祀灶”搞得那样乌烟瘴气

(7)? 致秋这辈子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

问题在于,补出一个东西来,显得很任意,既不是句子的原意,而且可补出的词语不是唯一的,亦不是确定的那个位置的省略成分。应该说,原句并无“省略主语”。

2.2.2 自主/及物动词的主语

自主兼及物的动词,也是一般认为选择施事或受事作主语的,但下面这个例子的主语不好说是什么角色。

(8)赵云找了王凤卿,马岱找了程继仙。 (丁秉铤《国剧名伶轶事》)

这两句话不是按照及物动词“找”的常规论元结构来组织的,其主语“赵云”“马岱”是戏剧中的角色,宾语“王凤卿”“程继仙”是饰演该角色的演员,“找”的意思是有人找来了王、程这两位演员来扮演赵、马这两个角色。原句是:“这出《失空斩》的王平和马谲既然敲定,有这两位名角唱配角,可谓亘古未有。张伯驹自然是高兴万分,于是对其他角色,也都争取第一流了。这才赵云找了王凤卿,马岱找了程继仙。”从这段话可以判定不是施事主语。但还可能是其他语义角色吗?

(8)a*把赵云找了王凤卿[不是受事]

(8)b*对赵云找了王凤卿[不是对象]

(8)c*跟赵云找了王凤卿[不是与事]

再看这个例子:

(9)许国璋给了王老师

例句(9)是在说分配教学任务,分给王老师的是教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

(10)彬彬应该告送他 (Chao, 1968)

原书注:“意思是:应该告诉彬彬。”

讨论到这里,我们联想起吕叔湘(1946)曾经讨论过“本科探花点了个旗人”“驻华大使也换了马歇尔”等例子。“赵云找了王凤卿”“许国璋给了王老师”“彬彬应该告送他”跟这两个例子看上去很像,但还是有两点不同:第一,“本科探花”和“驻华大使”并非实有所指的名词,而“赵云”“许国璋”“彬彬”都是专有名词;第二,“本科探花”和“驻华大使”可以

看作受事(吕先生就是这样说的),但“赵云”“许国璋”“彬彬”不一定是受事。具体对比例句如下:

(11)本科他们点探花,点了个旗人

(12)这回他们换驻华大使,换了马歇尔

(8)”? 这出戏他们找赵云,找了王凤卿

(9)*这学期他们给许国璋,给了王老师

(10)*这事告诉彬彬,告诉了他

因此可以说,例句(8)一(10)中的“赵云”“许国璋”“彬彬”都是非论元性角色。

2.2.3 “施受同辞”

这是从古汉语研究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汉语的“施受同辞”现象是指:“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俞敏先生说:“如果问:这不显着乱得慌么?请放心。粮不吃人,所以乱不了。这种古语法叫‘施受同辞’。”(俞敏,1999)从论元结构的观点看,同一个形式的动词“食”,它的主语既可以是施事(饥者),也可以是受事(粮)。本文借用这一术语讨论现代汉语里的另一种情况——不是同一个动词,也是两个相同的句法地位的平行结构里,分别隐含着一施一受两个对立的角色。

(1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规定,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党政领导干部_i,一年内不得 \emptyset_i 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 \emptyset_i 。

例句(13)中,主语是“领导干部”,相对后面谓语里的动词“担任”和“提拔”来说,不能说不是论元,但是对其后的并列谓语而言,它在“担任”那里是施事,在“提拔”那里却是受事,也是一种施受不明的现象。

例句(14)也是个话题被回指时施受关系不一致的例子。

(14)据他介绍,在解聘 \emptyset_i 以后,他_i也曾去工厂找过工作,但因年龄太大被拒之门外。

这段话从句里“解聘”缺省的论元是受事,而跟“他”紧密相关的主句里相应的人物,其语义角色是施事。同样的例子还有:

(15)陶陶起来,踢一记拉杆箱说, \emptyset_i 不谈了,现在我_i扫地出门, \emptyset_i 等于民工。

(沈家焯《〈繁花〉语言札记》)

“扫地出门”的主语“我”是受事,“不谈了”和“等于民工”的零形主语是(广义的)施事。Chao(1968:§2.4.2)曾经发现生活中有“你就写他偷车的事情”的说法,其实是“他的车丢了”的意思,赵先生强调的是汉语里“有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说不清一定是什么方向”。如果说汉语是个讲究论元关系的语言,就会显著区分主动和被动的用法,不会允许

“说不清方向”的现象自然地存在。可见,例句(13)一(15),虽然可以比附着标出“省略”的论元角色施事/受事,其实,与动词相关联的论元角色本是不明确的,也是无须明确的。

以上三类情况除“把”字句外,都是赵元任先生讨论过的。值得思考的是,赵先生在提出汉语主语的非论元观时,并没有区分“句法主语”和“句法话题”,或者沿用“外位成分”“游离成分”的说法,^①可以说,赵先生对汉语主语话题性的看重远远胜过对论元性与非论元性的区分的。

3 宾语位置的非论元现象

3.1 自由的非论元性宾语

宾语有没有非论元现象,远不如主语被谈论的次数多。尤其是,关于有没有“自由的外部功能”的宾语实现方式,好像从没有人提起过。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实例,及物动词后面接着出现一个体词性成分,动词跟这个NP之间,无论是韵律上的联系还是语义上的联系,都比较松散,但也不妨看作存在动宾关系。具体见例句(16)一(19)。

(16)我吃出来了,你说的那两种馅儿

(17)听说了,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儿嘛

(18)我放弃了,你的那个提议

(19)我们弄清楚了,那张联络图

我们认为,这就是自由的非论元性宾语现象。虽然比较松散,但动词与其后的NP之间还是明显带有支配性的语义关联的,重要的是,它们也都具有动宾结构的一些句法特点,具体可见例句(16')一(19')。

(16')我吃出来的是你说的那两种馅儿/我吃出来两次你说的那种馅儿

(17')听说的是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儿/听说两回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了

① 明确区分句法主语和话题主语的可以以徐烈炯、刘丹青(1998)的研究为例,他们说:“话题在句子层次结构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主语宾语各占一个位置。”“话题与主语、宾语一样是句子的基本成分。话题可以省略,主语、宾语也可以省略。”外位成分和游离成分的说法出自吕叔湘、朱德熙(1952):“把实际上指相同事物的两个词或短语拆开来放在两个地方,用一个做句子的成分,把另一个放在句子的头上。我们就管这个居于结构之外的成分叫外位语。”“有些句子的头上有一个成分,不但独立在句子组织之外,且不跟句子里边的哪一个词联系,不能算是外位语。这,我们姑且管它叫‘游离成分’。”沈家煊(2012)评论道:“赵先生当然知道日语里主语用标记ga,话题用标记wa,也知道印欧语里主语和谓语动词有一致关系,主语必是谓语动词的一个论元,赵先生逻辑学的功力更是非常人可及,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摆脱日语和印欧语的眼光,道出了汉语的特点。”

(18')我放弃的是你的那个提议/我放弃过三次你的提议

(19')我们弄清楚的是那张联络图

作为自由的外部语法功能,这种动宾关系跟自由的主谓关系有一定的对称性,具体可见例句(16")—(19")。

(16")你说的那两种馅儿,我吃出来了

(17")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儿嘛,我听说了

(18")你的那个提议,我放弃了

(19")那张联络图,我们弄清楚了

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例句(16)—(19)是例句(16")—(19")的倒装句呢?其实大可不必。在我们看来,例句(16)—(19)的语序本是说话人正常语言心理的自然次序,无所谓倒装。Chao(1968)基于对汉语主谓结构“话题—说明”性质的认识,提出“整句由零句组成”的看法。结合沈家煊(2012)关于“零句”以“流水句”的方式连环呈现的说法,可以说,例句(16)—(19)既非话题倒装,也不必强看成动宾结构,不如看做两个独立的零句,后者是前者的补充说明。看成独立的零句以后,也就避免了例句(16)—(19)里“了”是“了₁”还是“了₂”的疑惑,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都是“了₂”。

3.2 受约束的非论元性宾语

在相当多的语言里,核心功能倾向于直接使用“动词+宾语”的方式实现,而旁语功能和外部功能倾向于使用介词来引介,英语是典型的代表。汉语旁语和外部功能在可不可以直接使用“动词+宾语”的方式上,却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度。如孙天琦、李亚非(2010)就曾说过,“汉语论元结构的组织非常灵活,常常对一些基本的投射规则提出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一些非核心成分可以实现为核心论元”,“这种现象是汉语论旨自由性(thematic liberality)特征的典型代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结构”,并且指出“这类结构在汉语中的能产性很强。只要旁格成分符合相关的语义、语用动因,语言使用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创新性地加以使用。所以,旁格宾语的语义类型十分丰富多变,常常无法用现有的论旨类型概括”。旁语功能和外部功能在汉语里直接实现为宾语,自由度究竟有多大,包括孙天琦、李亚非在内的相当多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边界。对于这些特殊动宾组合的产生机制,宋作艳(2011)用“事件强迫说”解释了部分事实,谭景春(2008)用“语义综合”做了一些解释。

最早详细区分并描写汉语宾语语义类型的是孟琮等(1987),这部著作的宾语类型不仅分类细致,而且都尽其所能地给出了句法变换依据。例句(20)是我们把其中一些主要